

【闫红说】

具体的人和抽象的人

□闫红

文字是有魔法的,它可以把人抽象成一个符号,也可以把人具体成有血有肉的同类。写作者不动声色地挥动着手中的指挥棒,让读者不觉落入彀中。读《水浒传》,经常能感到作者对这个魔法玩得很娴熟。

早前我没读过原文,觉得武松很了不起,英勇盖世,能打猛虎,杀了几个人,也都是罪有应得。后来看了小说,发现他也太狠了,杀了张都监蒋门神也就罢了,将夫人使女门子一并杀害,最让人惊骇的是这句:“寻着两三个妇女,也都搠死了在房里。”

啥叫寻着?就是人家都躲起来了,他还特意一屋屋给搜出来杀掉了。想想那个场景,是不是很毛骨悚然,就是李逵也不这样,李逵就算是没人性的了,但都是到他眼前他才杀掉,这种特地把人搜出来弄死的事,他好像没干过。

但是骂李逵的人多,骂武松的人不是很多。金圣叹评价武松:“武松天人者,固具有鲁达之阔,林冲之毒,杨志之正,柴进之良,阮七之快,李逵之真,吴用之捷,花荣之雅,卢俊义之大,石秀之警者也。断曰第一人,不亦宜乎?”

有时候觉得金圣叹也是为了押韵啥话都说得出来,林冲这人就是懦弱了点,他的狠也是懦弱者的狠——懦弱者有时候会特别狠,比如贾宝玉。他妈把晴雯她们撵走,他一句话都不敢说。这点还不如贾琏,贾琏有时候还有点突发性的勇气。然后宝玉跟袭人她们说:就当她们死了,以前也有死了的,也没见我怎么样。林冲休妻,就是这种懦弱者的狠,毒是谈不上的。

金圣叹说武松得李逵之真,也是胡说八道。武松心情好的时候,周旋应酬功夫在整部《水浒传》里都是数得着的,不知道有多少个心眼子,李逵给他提鞋也不配。但他俩都是狠的,跟林冲那种懦弱者自虐式的狠不同,李逵是兽性的狠,是动物般无知觉无自我的狠,只是被本能支配。武松是打心眼的一股杀气,是要让你看人到底可以有多狠。

为什么金圣叹把武松的狠选择性忽视了呢?因为他喜欢武松。他所以会喜欢武松,是因为小说把武松当成一个具体的人来写。

李逵则被写得很抽象,他的

戏虽然不少,但始终作为一个被观望的对象去写。他的心理活动也很简单,都是直觉,像个单细胞动物。武松不是,他是复杂的。

店老板跟武松说山上有老虎,他怀疑老板想害他,想赚他的钱;知县问他愿不愿意跟自己混,他马上跪谢,道:“若蒙恩相抬举,小人终身受赐。”在他弄死西门庆和潘金莲之前,更有一系列特别符合人之常情的心理活动,比如他原本想走法律程序,奈何知县和西门庆穿一条裤子,求告无门的他选择私力复仇,但他也没有莽撞地杀将过去,他找了很多事,办了很多事,想好了后路,再断然出手。

这些细节让读者可以充分走入武松的内心,对他的痛苦感同身受,视为同类。然后,就算看到他杀戮无度,内心不说为他辩护吧,起码不会强调这一点。不知道作者写这一段时是不是早已洞察了一切。对于人性的幽微阴暗,《水浒传》的作者不但看得清,还时常玩弄于股掌之上。

而那些无辜遇害的丫鬟伙夫被抽象化了,连个名字也没有。这是他们身后依然遭遇不公平对待的原因。假如当时有位调查记者,能够告诉读者,他们是谁的儿女,谁的兄弟姐妹,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孩子如何面对这一切,那么大众对于武松是不是另一种看法?

林奕含曾问,文学是不是就是一种巧言令色?有时候的确是,文学可以完全覆盖事实,看这个作者有没有良心。

但有良心的作者,也会用文学将事实还原。比如李华在《吊古战场文》里写道:“苍苍蒸民,谁无父母?提携捧负,畏其不寿。谁无兄弟?如足如手。谁无夫妇?如宾如友。生也何恩,杀之何咎?其存其没,家莫闻知。人或有言,将信将疑。悄悄心目,寤寐见之。布奠倾觞,哭望天涯。”

古战场上的骸骨,原本也只是一个个数字,李华把他们具体化了,想象他们会是谁的孩子兄弟丈夫,他们的家人如何面对他们的死亡。“可怜无定河边骨,犹是春闺梦里人”,战场上可以被忽略不计的无名骨骸,却是某个女子睡里梦里无法忘记无法取代的身影。这种对比,是让人心惊的提醒。

每一个具体的人,都不应该“被抽象”。把抽象的人具体化,是一种慈悲。

【文艺观澜】

□雍小英

当代乡村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,表现在生活方式的悄悄改变。田园牧歌式的社会图景正逐渐被一种现代化生活所代替。王方晨的短篇《新妇女生活》(载《芙蓉》2024年第2期),独出机杼地选取了一个非常具有地方风土特色又极具生活化的切口:乡村中一位名叫“林檎”的老年妇女,不再像传统妇女一样,亲自烧锅燎灶、刷锅洗碗操持早饭,而是悠闲地去集市上喝粥。

林檎年轻时美若仙女,被丈夫五龙极度“关爱”,安静飘然若空气。丈夫去世,她已年过七十,行为举止倒像是回到了丰腴的贵少妇模样。每日早七点出门去喝粥、用黑檀木梳子慢条斯理地梳头,成了她的生活日常。她的黑漆大门院落成了老年女性寻找自己,寻找精神归宿的休憩所。被劳动、家事和时光消磨的妇女们都爱去她那里小坐,就连年近百岁老年女性也去问她自家姓名。

“即便不去喝粥,老妇女们也都是满心欢喜的,好像就因有了林檎家,这个妇女专属的好去处。老妇女来林檎家,仅仅一坐,心里也乐着呢。那有多少抑制不住的神秘的欢乐!不是老女人,不懂!”

在相当长时间的传统社会里,妇女一直都是男人的依附物,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到现在也没完全根除,传统观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。因此,女人一旦嫁出去就失去自我,丢掉姓名,被唤作“王鲁氏”或“王老该家的”“秋成家的”。而在那些富贵人家,一些美丽娴熟的女性会被男人当着私有宠物圈养起来,保持绝对的私有化,美其名曰金屋藏娇。不论哪种,女性就是男人的私人物件,丧失个性和自由。

《新妇女生活》温婉细腻的语言描述,营造出安静简单又神秘的美好。林檎,这个未经生活熏染的女人,她的行为举止,是风沙漫卷的粗粝生活中一缕飘然尘土上的仙气,如烟如雾,如梦似幻,这显然是引发无数男人想象、神往又不可及的梦幻。

在我看来,作家塑造的女主角林檎即是女人本身自我存在的真相凝聚,又是无数男人梦寐以求的红尘依恋对象,彰显的是男人对完美女人的全部乌托邦式想象——你必须生儿育女传宗接代,你必须一头扎进生活又不失仙女本色,你美得独一无二绝对属于我一人,你是我的臻品别人看一眼都不行,你的美不会被生活销蚀……于是,美人被当着金丝雀一样圈养起来,直到男人死去,女人方才可以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一样出入,所有妒忌的、羡慕的、猜测的都向她而去,是

奔着曾经有过的美丽或者一窥究竟的好奇而去,抑或是去寻求美丽秘方,一解压抑多年的闺中情话。

女性扎堆结伙,在当下逐渐多起来。情趣相投的三五女子徜徉山水之间,吃美食、拍美照,她们曾经或者正是单位的顶梁柱,也是家庭的忠实经营者和捍卫者,她们视家庭为至尊城堡,也或许根本没有精神和灵魂的依托,但她们依然光鲜亮丽。没有男人陪伴,她们也可以更加自由洒脱。实际上,真正的新女性就是独立的群体,即便是老了,也不会自暴自弃。《新妇女生活》中以林檎家黑漆大门的院落为凝聚点的这一群老年妇女,恰是现实女性的缩影镜头。活出自我,寻找自我,正是女性觉醒的征兆,尽管这个觉醒只会赋予女性更加沉重的社会责任和生活负担。然而,女性的独立和能耐已经是不言自明的现实。

以五龙、王老该、卖豆腐的大老萧为代表的男人在小说中充当配角。林檎丈夫五龙至死捍卫有黑漆大门的院落,不容他人踏进半步、窥视一眼。一墙之隔的男人王老该为林檎失眠几十年,徘徊于院墙之下,练就了一双穿墙眼和灵敏耳朵,最终只能等五龙死后,爬院墙看林檎跌落摔断腿才得到林檎的照顾——她与王老该家的共同把他送往医院。林檎都不吃大老萧的豆腐,更没有和大老萧说过一次话。这些男人大概都配不上娴静、淡然、美丽不打烊的林檎。所以五龙死后,她的生活有了自由也更加有光泽,还能成为妇女们的精神狂欢之地。

显然,小说人物俱为老年人,但字里行间却无暮气,且因此飘散着一丝丝粉红的色彩。当王老该提及大老萧,林檎的反应意味深长。“坐在镜前梳头,什么都想,又什么都不想。”其实正反映了林檎纷乱的心态。情感,并不因为年老而凋萎。老该家的、秋成家的以及王鲁氏的表现,莫不如此。

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开头以《本草纲目》为据,解释了“林檎”这种水果的特点,以及水果在生活中的象征意义。这让人想起了张贤亮的小说《绿化树》里边的马缨花。一个在小说开篇解释女主名字的植物学意义,一个在小说结尾解释,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坚韧、美丽、有实用价值的植物与人物对应起来,自然又贴切。林檎的特立独行,马缨花的乐观贤能都是优秀女性的代表。不同的是《新妇女生活》重在诠释“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”的思无邪思想。由此看来,在新的时代,寻找自我,回归自我,创造自己的生活乐园,就是此篇小说的现实意义。